



夷堅乙志卷第八十三事

行歌悉
依宋本

秉義郎高世令居台州黃巖紹興四年攝征稅
于温州自沙鎮二月十九夜已就枕聞窗外兩
大呼曰異物且來殺君君謹避之堅塞五竅勿
與校庶或可脫審其聲乃舊同寮明州都監李
利見台州巡檢趙祿皆死矣大懼卽蒙被危坐
以待少頃聞有訴李趙者曰我殺高世令于君
何事別一人以杖拄地行過牀後若警者細語

乙志八

一

云彼呼君時切勿應又聞詬者曰盲畜生汝亦
復強預人事李趙相與勸解曰殺一高世令於
君何益旣而一蟲薨薨然自窻隙入帳中繞被
飛鳴且十數匝高窺見蟲色爛然如金垂紅線
于後引手欲挽之李趙又呼云禍事禍事殺之
寃害益重乃縱之來往盡夜終不得逞而去小
史窺窻外見少年與一嫗對立少年曰須與翁
索命嫗曰宜然天明啟門則兩牛卧籬下跡所
從來乃近鎮五里農家物也鎮寨巡檢聞此怪

招高飲開釋之俄而求歸曰老嫗少年皆在卓
下矣高妻拏皆在黃巖是夜見其妾云君來時
我已有娠今小葶以死昨嘗寄履鞮達乎方噉
泣李趙襄帷入敘闊如平生高度必死竟夕秉
燭遍作書與親舊訣得八十幅語或雜偈頌殆
類有物憑之者屢冠帶走出將赴舍前江水復
聞空中語曰勿與鞋與卽去矣左右藏去之凡
不飲食五日乃醒家人來視之所謂孕妾實姪
身四月食牛肉而墜元不死也高亦無恙

吳傳
朋說

歌漢宮春

紹興四年蜀道類試進士成都使臣某人禱于
梓潼神願知今歲類元姓字夜夢至廟中見二
士人握手出其歌漢宮春詞問玉堂何似茅舍
踈籬之句神君指曰此是也明日復入廟將驗
昨夢士人來者紛紛不絕久之有兩人同出携
手而歌果夢中句也省其狀貌皆是卽趨出揖
之曰二君中必有一人魁選者具以夢告皆大
喜已而更相辯質曰自我發端曰我正唱此一

人者仙井黃貢也奮然曰此吾家舊夢何預君事邪吾父初登科時夢神君贈詩云玉堂消息近金榜姓名高覺而喜自謂必爲翰林學士然但至成都教授而終以今思之端爲我設所謂玉堂消息者正指詞中語耳是歲貢果爲第一兩世共證一夢雖一時笑歌亦已素定於數十年之前神君其靈矣哉

關壽卿說

萬壽宮印

乾道二年靜江臨桂令郭子應夢人告曰君新

乙志八

三

除提舉萬壽觀郭方以邑事爲苦而驟得祠官夢中喜甚明日轉運判官朱玘以諸州折米錢檄郭涖納令別關印用之於辛字庫中得印一紐後數日取視之其文乃桂州玉清萬壽宮記

臨桂丞張寅說

師立三異

饒州妙果長老師立少年時行脚至衡山福嚴寺方夏四月晚游寺前兜率橋見潭下峭壁間異僧背負石而立師立夙聞人言此地有羅漢

隱見不常且憶藏經所載持地菩薩入石壁事
竦然敬視忽壁開尺許僧入其中復合無纖罅
又旬日放參畢與同參二人信步到寺後虎跑
泉亭上天風倏起二僧欲歸師立獨少留二僧
曰久知亭下多異師無庸留立方壯不以爲意
俄亭西南角有扣柱者繼卽伸手內向漸進不
止肘幾過五尺立戲之曰復能縮否應聲而退
少頃又聞扣柱聲立曰若聖者邪當隱若山鬼
卽見形如食久一手復出五指初大如椽漸小

乙志八

四

如嬰兒初生指狀立頗恐卽下山時紹興十年
也又三歲還鄉過廬山白雲庵清夜禮佛有物
行牕外類牛及虎開戶視之一黑牛絕大裴回
往來立念日中無所見豈鬼邪明日至其處乃
巨青石偃卧正昨夕牛行處云

師立說

吹燈鬼

妻族婿王氏子居唐州方城縣麥陂團與邑僧
一人厚善僧死數年矣夢如平生來語笑良久
且贈詩而去旣覺能憶兩句曰父母丘墳畢兒

豫歎自緣忘其末聯復祝曰若果有靈勿惜再
夢遂復得之曰青山無限好歸去莫留連明日
味其語疑爲不祥他日自縣歸舍薄暮矣被酒
策馬獨行僕在後未至行二十里望叢棘間七
八人相聚附火往就之皆丐者也環坐不語細
觀其形狀略與人同而或斷臂或缺目或駢頂
無一具體見王生躍而起吹其所執燈燈以猪
胞爲之得不滅震怖疾馳鬼追之不置又二十
里乃到家急扣門曰鬼逐我門中人鼓譟以出
始散去遂得病死

乙志八

五

無類鬼

吾鄉白石村民爲人織紗於十里外負機軸夜
歸月正明一人來曰吾膽怯多畏聞此地有鬼
物夜出願得俱行民許之其人曰脫有所覩何
以爲計曰我見之當擊以軸腰下插大鎌刀亦
可殺也其人竦然行稍後又呼曰人言鬼無類
試視我面民知其鬼也舉刀回首欲揮之頷與
胷接兩眼眈眈然遂不見

長人國水木...

明州人泛海值昏霧四塞風大起不知舟所向天稍開乃在一島下兩人持刀登岸欲伐薪望百步外有篠籬入其中見蔬茹成畦意人居不遠方蹲踞摘菜忽聞拊掌聲視之乃一長人高出三四丈其行如飛兩人急走歸其一差緩為所執引指穴其肩成竅穿以巨藤縛諸高樹而去俄頃間首戴一鏤復來此人從樹杪望見之知其且烹已大恐始憶腰間有刀取以斫藤忍

乙志八

六

痛極力僅得斷遽登舟斫纜離岸已遠長人入海追之如履平地水財及腹遂至前執船發勁弩射之不退或持斧斫其手斷三指落船中乃舍去指麤如椽徐兢明叔云嘗見之

何德獻說

秀州司錄廳

秀州司錄廳多怪常有著青巾布袍形短而廣行步遲重者又有婦人每夜輒出惑打更吏卒者先公居官時伯兄丞相方九歲白晝如有所見張目瞪視連稱水水移時方蘇後兩日公晚

自郡歸侍妾執公服在後忽大呼仆地公素聞鬼畏革帶卽取以縛妾扶置牀久之乃言曰此人素侮鬼神適右手持一物甚可畏也謂帶也我不敢近却不知我從左邊來方幸擒執又爲官人打鍾馗陣留我我卽去願勿相苦問汝何人不肯言至于再三乃曰我嘉興縣農人支九也與鄉人水三者兩家九口皆以前年水災漂餓方官賑濟活人時獨已先死今居于宅後大樹上

前日小官人所見乃水三也公曰吾事眞武甚靈又有佛像及土地竈神之屬汝安得輒至曰佛是善神不管閑事眞聖每夜被髮杖劍飛行屋上我謹避之耳宅後土地不甚振職唯宅前小廟每見輒戒責適入厨中司命問何處去荅曰閑行叱曰不得作過曰不敢遂得至此公曰常時出者二物爲何曰青巾者石精也稱爲石大郎正在書院牕外籬下入地三尺許婦人者秦二娘居此久矣公曰吾每月朔望以紙錢供大土地何爲反容外鬼汝爲我往問明日當毀

其祠曰官豈不曉雖有錢用柰腹中飢餒何我
入人家有所得必分以遺之故相容至今默默
食頃復言曰已如所戒白之土地怒我饒舌以
杖驅我出公曰曾見吾家廟祖先否曰每時節
享祀必往觀聞飲食芬芬欲食不得列位中亦
有虛席者唯一黃衫夫人見我必怒又使往覘
俄氣喘色變徐乃言曰方及門爲夫人持杖追
遂急反走僅得脫所謂夫人者曾祖母紀國也
公問所須曰鬼趣苦飢願得一飽饌好酒肥鵝
與眾人共之無如常時以瘦雞相待也語畢竦
然傾耳如有人呼之遽曰土地震怒逐我兩家
出今暫止城頭無所歸託願急放我歸自此不
敢復來矣乃解其帶妾昏睡經日乃醒

無縫船

紹興二十年七月福州甘棠港有舟從東南漂
來載三男子一婦人沉檀香數千斤其一男子
本福州人也家於南臺向入海失舟偶值一木
浮行得至大島上素喜吹笛常寘腰間島人引

見其主主夙好音樂見笛大喜留而飲食之與
屋以居後又妻以女在彼十三年言語不相通
莫知何國而島中人似知爲中國人者忽具舟
約同行經兩月乃得達此岸甘棠寨巡檢以爲
透漏海舶遣人護至閩縣縣宰巨鐸文昭招予
往視之其舟刳巨木所爲更無縫罅獨開一竅
出入內有小倉闊三尺許云女所居也二男子
皆其兄以布蔽形一帶束髮跣足與之酒則跪
坐以手據地如拜者一飲而盡女子齒白如雪

乙志八

九

眉目亦踈秀但色差黑耳予時以郡博士被檄
考試臨漳欲俟歸日細問之旣而縣以送泉州
提舶司未反予亦終更罷去至今爲恨云

詹林宗

鄉士詹林宗紹興三十二年讀書于成西妙果
塔院晨起巾櫛有小蛇正據巾上移時方去逮
秋試中第五人乾道元年當科舉往近村大塘
湖僧庵肄業默自禱曰前三年靈瑞已得第五
今舉或魁選當感大蛇爲兆禱之明日方獨坐

作尙書義有蛇不知從何來蟠其坐側伸首顧
眄驚之不動久乃趨出詹殊自喜及揭榜果第
一人日又至寺懸衣衣中土僧牀跡其牀萬
葛師夔爲洪州武甯簿入府白事泊於上藍寺
欲以遲明上謁時方六月惡從吏同室撓睡獨
設一榻扃戶而寢但小吏在戶外餘皆宿水陸
堂就枕未幾聞榻牀上人鼾睡叱之稍止纔欲
寐則聲復厲葛伸手取溺器正觸其身甚怒須

天明治之泊雞唱外報可起既下牀鼾者尙不
動葛出戶呼小史以燈入驗爲何人史駭叫曰
死漢也奔出外盡呼宿直者與主僧來觀乃一
男子戴烏帽皂袍束帶偃然其上奄奄無喘息
僧識之驚曰是寺中素所往來者死已五日昨
敢於寺後何以能至此急邀其子視窆處棺空
矣他日又至寺憇方丈中主僧相就夜語葛偶
及故人劉縣丞數歲無消息者僧益與劉善指
卧榻曰丞死於別室其妻則終此榻也葛初不

知此頗懼然不克徙旣寢展轉不寐聞擊牀屏者三心矍然強呼曰若是故人何惜明告卽連扣數聲大呼葛字曰鳴道安樂否葛蒙被亟走出明日遷居紹興甲子葛爲餘干丞與予言今追書之失劉丞姓字矣

虔州城樓

紹興十七年夏先公南遷予與季弟從行八月二日至虔州泊舟浮橋下登城樓少休郡守曾卿端伯字來見曰此非館處獨鬱孤臺可爾而

周康州先居之明當去矣姑爲一夕留可也是夜奉先公正中設榻予兄弟席子旁丁夜予起更衣從北偏門出一人正理髮髮垂至地時兩僕宿門內曰汪三程七予謂是此兩人呼之不應復還視門內蓋寢如初固疑之矣又出焉運櫛尙未止面對女墻足太半垂在外風吹其髮蓬蓬然心始動乃還榻明日而先公言汝夜何所往吾聞抱關老卒云樓故多怪每夕必出予因道昨所見者是日徙于鬱孤竟夜不成寐又

聞周康州在館時有人從房中開二重門走出
意以爲盜呼其子尾逐之門蓋白若也

小邨題詩

李謨居無錫正與客飲有道人扣門曰吾自青
城上來劉高尚先生使我見公欲有所言問人
曰寶文方飲酒不敢曰再三請之不可道人不
樂曰假筆來吾欲記名字問人與之卽書戶上
曰日轉庭槐影漸移重門複屋傳呼遲不如拂
袖穿雲去說與落花流水知題畢而去曰吾所

乙志八

十一

謂小邨者也謨聞之悵恨自失者累日

李綸說

夷堅乙志卷第八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夷堅乙志卷第九 十事

行款悉依宋本

水不盡 胡氏子

舒州人胡永孚說其叔父頃爲蜀中倅至官數日季子適後圃見牆隅小屋垂箔若神祠有老兵出拜曰前通判之女年十八歲未適人而死葬此下今去而官于某矣問容貌何似曰老兵無所識聞諸倡言自前後太守以至餘官諸家所見婦人未有如此女之美者胡子方弱冠未授室聞之心動指几上香火曰此亦太冷落明日取熏爐花壺往爲供私酌酒奠之心搖搖然冀幸得一見自是日日往精誠之極發於夢寐凡兩月餘他日又往焉屋簾微動若有人呼嘯聲俄一女子衽服出光麗動人胡子心知所謂徑前就之女曰無用懼我我乃室中人也感子眷眷是以一來胡驚喜欲狂卽與偕入室夜分乃去自是日以爲常讀書盡廢家人少見其面亦不復窺園畦精爽消鑠飲食益損父母竊憂之密以扣宿直小兵云夜與人切切笑語呼問

子子不敢諱以實告父母曰此鬼也當爲汝治
之子曰不然相接以來初頗爲疑今有日矣察
其起居上下言語動息無少分不與人同者安
得爲鬼父母曰然則有何異曰但每設食時未
嘗下箸只飲酒啖果實而已父母曰俟其復至
使之食吾當自觀之子反室而女至命具食延
之至于再三不可曰常時來往無所礙今食此
則身有所著欲歸不得矣子又強之不得已一
舉箸父母從外入女嬰起將避匿而形不能隱

乙志九

一

踉蹌慙窘泣拜謝罪胡氏盡室環之間其情狀
曰亦自不能覺向者意欲來則來欲去則去不
謂今若此又問曰旣不能去今爲人邪鬼邪曰
身在也留則爲人矣有如不信請發瘞驗之如
其言破冢見柩有隙可容指中空空然胡氏皆
大喜曰冥數如此是當爲吾家婦爲改館于外
擇謹厚婢服事走介告其家且納幣焉女父遣
長子與家人來視真吾女也遂成禮而去後生
男女數人云今尙存女姓趙氏

李德遠說忘其州名及胡氏子名

趙清憲公父元卿爲東州某縣令有婦人亡賴健訟爲一邑之患稱曰欄街虎視筭撻如爬搔公雖知之然未嘗有意治也會其人以訟事至廷詰問理屈遂杖之數至入而斃卽日見形爲厲行步坐卧相追隨不置雖飲食亦見於杯盤中公殊以爲苦旣罷官過岱嶽入謁女鬼隨之如初暨登殿焚香再拜猶立其旁公端笏禱曰元卿受命治縣以聽訟爲職此婦人自觸憲罔

乙志九

三

法當決杖數未訖而死邂逅致然非過爲慘酷殺之也而橫爲滯厲累年于茲至於大神之前了無忌憚神聰明正直願有以分明之使曲在元卿不敢逃譴如其不然則不應容其久見苦也禱畢又拜而起遂無所見

趙公之孫恬說

李孝壽

政和二年李孝壽爲開封尹以嚴猛居官輦轂之下無敢議其政者有游士寓汴河上逆旅中暴得疾惛不知人者累日忽洒然醒問人曰大

尹安否曰無恙曰是將死矣因言病中憤憤見壁間隱約如一門久而愈明金鋪朱戶高明伉爽不覺身在門側排闥而入庭廡宏麗類好官府而寂無一人徘徊甚久聞堂上樂作其聲漸近女妓數百人自屏後出各執樂具服飾甚都擁金紫貴人乘涼輿徑至廳事絃管競作喧轟動地貴人就坐女妓環列左右忽拊掌一聲悉變爲牛頭阿旁之屬奇形醜貌可怖可愕所坐之榻化爲大鐵牀向來金石絛竹皆又矛鉞鑽

物也百鬼爭進剝其衣碎之屠割焚炙備極慘楚號呼宛轉不可忍視如是移時又悉拊掌則鬼復爲妓牀復爲輿又矛復爲金石絛竹貴人盛服如初奏樂以入吾身進退無所向獨往廡下小室宿焉不復知昏旦度如一日許所見復然如是者三漸玩習不甚懼稍從旁觀之一鬼忽顧曰汝爲何人輒至此將累我逐吾使出且闔其戶因得復生所見貴人乃尹也時孝壽猶無恙已而有疾遂改提舉醴泉觀才一月果死

方孝壽治京師尤留意姦盜有白馬甚駿將入朝爲人竊去散遣邏者伺諸城門閱五日或勝于門曰白馬已染成烏馬今行千里矣蓋盜旣得馬黔其皮鬣乘以出故不可捕明年濮州諸李遣信致餉發其筐馬皮在焉姦猾能玩人如此

八段錦

政和七年李似矩

彌大

爲起居郎有欲爲親事

官者兩省員額素窄不能容却之使去其人曰家自有生業可活妻子得爲守闕在左右無以

乙志九

五

俸爲也乃許之早朝晏出未嘗頃刻輒委去雖

休沐日亦然朝晡飲膳無人曾窺見其處者似

矩嘉其謹呼勞之曰臺省親事官名爲取送每

下馬歸宅則散去不顧矣況後省冷落爾曹所

弃今獨如是何也曰性不喜游嬉且已爲皂隸

於事當爾似矩素於聲色簡薄多獨止外舍劬

方士熊經烏申之術得之甚喜自是令席於牀

下正睡熟時呼之無不應嘗以夜半時起坐噓

吸接摩行所謂八段錦者此人於屏後笑不止

怪之詰其故對曰愚鈍村野目所未見不覺笑耳非有他也後夜復然似矩謂爲玩已叱曰我學長生安樂法汝既不曉胡爲屢笑此人但謝過旣而至于三其笑如初始疑之下牀正容而問曰自爾之來我固知其與眾異今所以笑必有說願明以告我對曰愚人耳何所解固問之踟躕良久乃言曰吾非逐食庸庸者流吾之師嵩山王眞人也愍世俗學道趨眞者益少欲得淳朴端敬之士教誨之使我至京洛求訪三年

于此矣昨見舍人於馬上風儀洒落似有道骨可教故託身爲役驗所營爲比觀夜中所行蓋速死之道而以爲長生安樂法豈不大可笑歟似矩聽其言面熱汗下具衣冠向之再拜事以師禮此人立受不辭坐定似矩拱手問道此人略授以大指至要妙處則曰是事非吾所能及也當爲君歸報王先生以半歲爲期復來矣凌晨不告而去明年五月似矩出知光州終身不

再見

沈度公雅說

金剛不壞身

醫師能太丞居京師高頭街藝術顯行致家賞鉅萬晚歲於城外買名園畜姬妾十輩全失衛生之理但每日早起誦金剛經數卷既卒三歲女真犯闕發其墓剔取金帶衣服弃尸道旁亂定其子訥修理墳塋見僵尸暴于墓左頽然若生略不少損乃知金剛不壞身之說非虛語也訥精於產科官至遙郡團練使陷虜在陳王悟失家爲先君言

乙志九

黃士傑

七

南劔州將樂人黃士傑母余氏夢人持省試榜告曰爾子得官母曰吾子不讀書何由得曰天命已定出示之乃黃光弼也母曰吾長子士安已入道少者名士傑無此人曰改名而字元翰可也母志諸壁而不言紹興四年士傑欲應秋舉母曰若素不學徒有往反費不可士傑以告叔父叔爲之言母曰必欲往須更名名不改不可試叔謂士傑曰汝母所見若是其可違乃具

紙筆往請母卽書黃光弼字元翰果預薦次年
登科士安後名大成予嘗見之於嶺外

大成說

二盜自死

族弟燿紹興十八年爲坑冶司檢踏官自鄱陽
如信州與縣小胥某偕行至餘于族人爲尉以
酒殺犒從者小胥空腹飲數杯醉不能起燿先
行待之終日不至越三日遣一介還緣道訪之
不得胥有端硯甚大酷愛之常寘腰間是日乘
醉行有兩人視其腰下疑爲白金也殺之探其
物非是乃束以菅薦投諸江略無一人知者明
年二盜共在一處白晝擾擾如與人爭辯狀自
言曰曩實誤殺汝吾過矣爲傍人說去年事歸
及家皆死

劉正彥

宣和初陝西大將劉法與西夏戰死朝廷厚卹
其家賜宅於京師其子正彥旣終喪自河中徙
家居之宅屋百間西偏一位素多鬼每角門開
必見紫衣金章人如唐巾幘裴回其中小童拱

立於後亦時時來宅堂出沒爲人害正彥表兄
某平生尙膽氣無所畏獨欲窮其怪乃書刺往
謁置于門外少選門自開紫衣端笏延客入設
茶相對儀矩殊可觀詢其何代人何自居此曰
居此三百年在唐朝實爲汴宋節度使以臣節
不終闔宗三百口併命此處至今追思雖悔無
及也客曰歲月如許胡爲尙淪鬼錄曰負罪旣
重受生實難非得叛臣如吾者相代未易可脫
客曰爲公徼福於釋氏作水陸法拯拔以資冥

路若何曰無益也然且試爲之客退語正彥他
日呼闍梨僧建道場於廳事甫入夜紫衣者據
胡床而觀小童在傍几執事之人無不見僧獨
懼振杵誦降鬼神呪才出口紫衣已覺厲聲呼
小童曰索命去童趨而前僧卽仆地如爲物搏
擊乃告曰我實殺汝焚其骨以囊貯灰掛寺浮
圖三級下墀隙中無一人知之今不敢隱願舍
我踰時乃醒紫衣與童皆不見問之元不知所
言此童蓋爲僧所箠殺死後乃從紫衣者僧見

之故懼至建炎中正彥卒以逆誅

王敦仁

胡汝明待制

舜陟

帥廣西與轉運使呂源以職

事相失府吏徐竽者獲罪於胡杖而逐之陰求胡過失以啖源得其邕州買馬折閱事劾奏于朝故相秦檜入其言紹興十三年遣大理丞袁柎燕仰之爲制使鞫治是歲六月捕胡下吏凡一時左證皆就逮竽亦對獄才旬日胡死獄中二丞懼祕不使言陽令府中召醫入諭醫者王

乙志九

十

敦仁使證爲病篤昇出外竽亦得歸家行未至忽斂衣襟曲躬向空而揖曰待制在此卽時病及家而死後三年六月敦仁以疽發背死憑其家人言曰我頃入獄視胡待制時實已死我畏寺丞之責妄言疾勢八分合服鍾乳藥至已無所付自飲之而出致其寃不得直今須我對於地下呂源受代居衡州且死戒子弟治身後事指其棺曰入此見胡待制時大費分說在竟亦不起又胡公在獄時得以一婢自隨後嫁桂林

眾人白晝見胡從外入曰急須汝證吾寃勉爲
吾行婢曰待制有命敢不從胡喜而出婢具告
其夫將更衣索浴未及而逝

崔婆偈

東平梁氏乳媪崔婆淄州人爲宣義郎元明乳
母平生茹素性極愚不能與同輩爭長短主母
晁夫人留意禪學崔朝夕在旁但能誦阿彌陀
佛虔誠不少輟不持數珠莫知其幾千萬遍紹
興十八年年七十有二得疾洞泄不下牀然持

乙志九

十一

念愈篤忽若無事時唱偈曰西方一路好修行
上無條嶺下無坑去時不用著鞋襪腳踏蓮花
步步生諷咏不絕口人問何人語曰我所作婆
婆何時可行曰申時去果以其時死十月五日
也用僧法焚之至盡舌獨不化如蓮華然

元明子友

夷堅乙志卷第九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夷堅乙志卷第十二事

行款悉依宋本

張銳醫

成州團練使張銳字子剛以醫知名居鄭州政和中蔡魯公之孫婦有娠及期而病國醫皆以爲陽證傷寒懼胎之墮不敢投涼劑魯公密信邀銳來銳曰兒處胞十月將生矣何藥之能敗如常法與藥且使倍服半日兒生病亦失去明日婦大泄不止而喉痺不入食眾醫交指其疵且曰二疾如冰炭又產蓐甫爾雖扁鵲復生無

乙志十

一

活理也銳曰無庸憂將使卽日愈取藥數十粒使吞之咽喉卽平泄亦止逮滿月魯公開宴自諸子諸孫及女婦甥壻合六十人請銳爲客公親酌酒爲壽曰君之術通神吾不敢知敢問一藥而治兩疾何也銳曰此於經無所載特以意處之向者所用乃附子理中圓裹以紫雪耳方喉閉不通非至寒藥不爲用旣已下咽則消釋無餘其得至腹中者附子力也故一服而兩疾愈公大加歎異盡斂席上金七箸遺之慕容彥

逢爲起居舍人時母夫人病亦召銳於鄭至則死矣時方暑銳欲入視慕容不忍意其欲求錢乃曰道路之費當悉奉償不煩入也銳曰傷寒法有死一晝夜復生者何惜一視不得已延入銳揭面帛注視呼件匠語之曰若嘗見夏月死者面色赤乎曰無口開乎曰無然則汗不出而蹙耳不死也無亟斂趨出取藥命以水二升煮其半灌病者戒曰善守之至夜半大瀉則活矣銳舍於外館夜半時守病者覺有聲勃勃然遺

矢已滿席出穢惡物斗餘一家盡喜敲門呼銳銳應曰吾今日體困不能起然亦不必起明日方可進藥也天且明徑命駕歸鄭慕容詣其室但留平胄散一貼而已母服之數日良愈蓋銳忿求錢之疑故不告而去紹興中入蜀王柅叔堅問之曰公之術古所謂十全者幾是歟曰未也謹能七八耳吾長子病診脉察色皆爲熱極命灸承氣湯欲飲之且飲復疑至于再三將遂飲有如掣吾肘者姑持盃以待兒忽發顛悸覆

綿衾至四五始稍定汗下如洗明日而脫然使
吾藥入口則死矣安得爲造妙世之庸醫學方
書未知萬一自以爲足吁可懼哉

王叔
堅說

餘杭宗女

唐信道宣和五年自會稽如錢塘赴兩浙漕試
館于普濟寺寺後空室有旅櫬欲觀之僧止之
曰是中乃一婦人棺半開半闔時時出與人往
來非數人同入視不可唐曰豈有秀才畏鬼者
乎竟獨往棺上誌曰某王宮幾縣主之柩蓋距

乙志十

三

是時已四十年矣一女子可二十許歲粉黛鏤
華如新傳者容色與生人無少異驚歎而出還
會稽以語吳械材老材老曰是烏足爲異哉吾
居餘杭縣寺中亦有宗女柩寄僧坊者每夕與
僧飲酒歌笑旁若無人通衽席之好遲明就木
僧必送之以往如是二年事浸聞其父父怒謀
舉而焚之母夢女悲泣告曰兒不幸死而冥數
當與僧合自知淫穢以貽父母羞然腹已有孕
儻不得生子則沉淪幽趣長無脫期願少緩三

月使畢此緣然後就焚無害也母亦泣而寤以告夫夫愈怒曰兒已死乃與庸僧遊又欲爲生子吾不能受此辱必焚之乃可是夜母及一家人悉夢女來如前訴之語而加苦切申言至數四明日合詞白其父父堅忍人也愈益怒不俟所擇日至立呼凶肆之人輿薪厝火斧棺而葬之其腹皤然少焉折裂果有嬰兒已成形矣

信道說

金馬駒

京師人郭自明太尉以事太宗藩邸恩至渥

乙志十

四

州刺史賜宅于炭坊巷嘗夜半聞屋上甲馬奔驟聲怪之遣人出視見一馬大如猫而差高馳走不止一卒以荻帚撲得之取至地乃黃色小馬蓋生物也收養于家久而馴熟出入無所畏郭氏寶惜之遇食時婦女翦嫩草如絲縷手日餵飼呼爲金馬駒後爲人誤擊其足微有損處然嘶鳴飲齧自若也又一夕有人扣門曰還太尉馬錢守者以告遣視駒已死矣及啟關五百千宛然在地郭氏取錢而瘞其駒更數歲發瘞

而觀則成一金馬旋化爲銅所損足已落至今猶在其玄孫繪居鄭州新鄭者實藏之繪從弟洺說繪其真五與五關繪水而南池州每歲發兵三千人遣一將督戍江西率以夏五月會于豫章番休而歸紹興二十五年統制官趙玘受代去行兩日泊舟順濟祠下祭罷攜妓入廟飲酒以舟中苦熱命設榻于西廂飲福廳將翼日早發廟祝知神不樂不敢明言但

云龍王不在廟出巡江矣度一二日西歸大軍若果行懼或相值遇不便也玘素膽勇且被酒聞祝言殊不信叱曰師行何所畏如期打鼓發舡行未至湖口縣三十里遙望若有山橫前舟人震恐玘以爲真山竦身立觀之少焉北風大作白浪涌起如屋見向所謂山者乃大赤斑龍無首無尾其身長正與江闊等擁水而南玘猶命射之百矢俱發其來愈近玘始懼急回棹奔入小瀼避之矜纜方畢龍直前而過寒風蕭然

當盛暑皆有挾纊意久之乃息他舟覆者數十艘沉士卒數十人巨商同宗行者亦多溺死時外舅鎮江西玘具列其事獨諱廟中之過云

一兩道吳信叟

卿樞王恭簡公時亨紹興丁卯歲爲明州節度推官時吳信叟罷右史鄉居與賓客罕還往唯樞及簽判王某鄞縣宰劉某三人者得陪杖屨然信叟與樞厚甚一日延之坐問曰君家祖塋相對當有三峯峙立水流其前是否樞驚曰然

乙志十

六

公何以知之曰吾非瞽史但習靜滋久中心泊然或可以前知豈特此也君異時官職亦可言從此十年當爲館職歷著廷嘗教王府由柱下史至侍從然後出爲大帥迺入秉樞極劉宰固佳士但壽算垂盡得終此任幸矣王簽判亦碌碌一兩政皆非君比樞雖素敬之然亦疑信居半且謂已第二人及第一任回便可覬入館不應在十年後旣而劉卒於鄞王簽判亦偃蹇樞受代改官纔得洪州教授待久次丙子歲乃之

官會信叟入爲給事中薦之召拜校書郎闕兩
月除佐著作兼二王府教授而信叟遷吏部侍
郎樞往賀留與飲情意戀戀臨上馬謂曰見君
止此耳樞訝其言不祥已而爲銓試考官在貢
院聞信叟坐論事罷知毗陵卽去國固已不及
見暨出院遣使持書問訊至蕭山則信叟死於
縣驛矣樞果自右史登掖垣出鎮蜀道還朝同
知密院而薨考其所言無毫釐不合

天云說

王先生

乙志十

七

濮州王老志先生以道術知名濮有士人饒口
辯欲以語窮之往造焉其居四面環以高墉但
開拘竇出入士人匍匐就之方談詞如雲忽地
下旋渦折俄已盈尺中有鱗甲如斗大先生謂
客曰子亟歸稍緩必致奇禍士人遽出行未五
里雷電雨雹倏起馬蹶局不行偶得一土室入
避之望先生庵廬百拜乞命僅得脫其他事多
見於蔡條國史後補

金華喻葆光字如晦義烏人也紹興丙辰正月
命奴江陸耕所居之南前郭園耕未竟土中洞
然有聲牛爲之驚陸意其下有藏窖輟耕掘地
深二尺得瓦缶廣六寸厚一寸形模甚古下覆
一甕甕正圓可容三斗黍四耳附口口徑四寸
視之其色蒼然扣之其音鏗然發缶窺之枵然
無有也洗滌滓垢置之几案間莫有能別其爲
何代物者遇客至則以盛酒葆光之子良能嘗
作古甕賦至今存焉

夢女屬對

喻叔奇

良能

紹興丁巳閏十月十三日夜宿於

居之南齋夢友人相攜至一處雲窗霧閣幽閨
繡戶蕭灑可愛如名妓家一女子方笄歲秀色
靡曼衣製嫺雅牀氍茵席蘭麝之芬郁然屏几
供張皆華好相稱坐良久女子顧曰妾有隔句
欲煩郎君屬對如何叔奇唯唯乃言曰皇天生
奚誘之人見魚便摸言畢以紙授客使書又改

人字作才字叔奇問誘字若何書曰從酉旁寸

者是也何謂奚耐曰人之風流者爲奚耐何謂見魚便摸曰猶言見閩便打耳叔奇方事科舉以功名爲心意不在色卽答之以他語曰元氣鍾太阿之劍逢虎須爭女子熟視微笑又欲令和詩未及言而夢覺雞旣鳴矣

二事皆叔奇說

閩清異境

福州閩清縣近村有大溪溪北有寺溪南大山長谷草樹緜延父老相傳自古以來人跡所不到到則遇奇怪有三僧從他處來皆好尋幽選

乙志十

九

勝欣然欲往相與裹糗糧拏小舟度彼岸爲三宿計行未久滿道虵虺縱橫踐之以過異鳥形容可憎嗚噪紛紛觸目生怖不半日兩人願還一僧獨奮曰出家兒視死爲等閑况怖懼乎我將獨往乃并兩人所齋草行露宿愈益南去二之日蛇鳥漸少稍有徑路可尋三之日亦覺劬苦遙望山下木杪炊煙起知有人居復行前抵其處得茅屋一間寂不見人僧就憩取亂葉爨之俄一人自外荷鋤至架鋤於門上趨近附火

視之人也不交一談袖中出芋十枚炮熟指其半與僧自食其半既暮徑卧土榻上僧亦同宿終不相誰何天將曉人已去僧亦從此歸沿道處處記之到寺具以所見語兩人兩人悔前日空反乃相約重尋之歷三日與曩所記無異及大木下則茅屋已焚但斫木皮尺餘題詩其間曰偶與雲水合不與雲水通雲散水流去杳然天地空悵然而歸後無有能去者

何德獻說

紹興八年巢先生

乙志十

十

紹興八年無錫縣有道人曰眉山巢谷年百十七歲少時與東坡兄弟往來狀兒雖甚老然而不驚皺瞳子碧光炯然飲酒食肉皆過人舅氏太學博士沈公體仁居高村距縣十餘里谷每杖策至輒留連信宿自言三十歲時逢異人謂已壽不長至五十五歲數盡因授以祕法使記其歲月日時俟時至當卽靜室步北斗而被髮卧魁星下必可免自是每十五年輒有大厄須五如此若滿百二十歲則長生不死矣始時在

宿州天慶觀以正月十六夜當死如異人教絕
食一日從道士借空房託云行氣屏處其中正
晝已見鬼物紛紛如有所追捕夜且半來者愈
密周旋室內至踐髮膚以過然身殊輕不能壓
人皆咨嗟叱咤曰必在此何以不見失今夕不
取吾曹罪在不赦柰何其夜擾擾幾達曉寂無
所聞乃敢出凡四度若此所見皆同今年又當
爾未知終可脫否至十一月二十一日徧告邑
中所善者乃還寓舍閉戶過三日人訝其不出
發戶視之已死鼻端一道正白不知以何日終
豈非造化大限竟不可逃乎蘇黃門作巢公傳
已言其卒於嶺南今此其人豈是乎惜無有人
以此問之者

舅氏說

乙志十

十一

紹興戊午冬予兄弟同奉先夫人之喪居無錫
大池塢外家墳庵庵前後巨松二萬株次年春
兩松各結一毬松高四五丈毬生其顛四向翠
葉圍繞宛然天成庵僧紹明日近村邊氏墓松

亦曾如此其狀差小而其孫安野秀才預薦今
數二而大豈非沈氏有二子登科乎是時內兄
沈自強自求方應進士舉旣而皆不利而予伯
氏仲氏乃以壬戌年中博學宏辭蓋習此科時
正在庵肄業遂合二稷之瑞

食齋羹云梁元明

予友堵梁元明嘗夢入冥府冥官令詣曹對狀
戒之曰還家勿泄於人雖父母妻子亦不可言
若犯令當滅族梁再拜受命追者導之還經地

乙志十

十一

獄門引入至鑊湯見獄卒以長义义囚置鑊內
骨肉糜爛腥臭逆鼻正如人間瓠羹然是夜夢
覺以告其妻妻亦不敢問所供何事梁自是不
食瓠羹云聞其氣輒嘔逆後三年從桂林如衡
山道經零陵逢他人喪柩書銘旌曰漢陽軍簽
判梁宣義詢其鄉里曰東平人元明新調漢陽
簽幕鄉貫官氏皆同深惡之竟不及赴官而卒
時紹興十四年

夷堅乙志卷第十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乙志十

三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莆田人方朝散失其名政和初爲歙州婺源宰
病熱困卧覺耳中鏘鏘天樂聲少焉有女童二
十四輩各執旌纛幢幡至前俄采雲從足起掩
再飛騰瞬息間到一城城中大樓明奐高潔金
書其門曰太華之宮正中設榻使就坐侍女列
立長髯道士乘雲至碧冠霞衣執玉簡直前再
拜方驚起欲致荅道士拱手言某於先生役隸

乙志十一

也願端坐受敬拜畢蹠白曰碧落洞玉華宮莫
眞君敬問先生瑤臺一別人間甲子周矣嗣見
有日欽遲好音方懵然不知所荅道士曰下土
溷濁能移人肺腸先生應已忘前事今當縷陳
之先生唐武后時人也生於冀州能屬文而嗜
酒不檢浮沉里中時河北大疫死者如亂麻先
生書所得藥方揭于通衢間病者如方治之卽
愈由此相傳益廣所活不可計夢中有人告曰
予陰德上通于天上帝嘉其功當以仙班相召

先生素落魄且自恃將爲天人愈益放誕竟以
狂醉墮井死死後久之乃用前功得召見于白
玉樓蓋李長吉所作記處也時有四人同召當
試文一首帝自書大道無爲賦爲題先生有警
句曰帝鑿竅而喪魄蛇畫足而失栝帝覽之大
喜擢列第一拜爲脩文郎專以文字爲職繼有
玉華侍郎之命同寮十八人皆上清仙伯也每
侍帝左右出則陪從金輿嘗曉幸紫霞宮宮人
不知輦至或晚起纔畫一眉卽趨出迎謁帝顧

之笑命諸侍郎賦詩先生卒章云曉粧不覺星
輿至只畫人間一壁眉帝吟諷激賞卒以恃才
怙寵爲眾所嫉下遷羣玉外監旣陞辭帝曰羣
玉殿乃吾圖書之府非卿文學出倫未易居此
是後宴見稍踈一日帝與諸仙游瑤圃思先生
之材遣使來召先生辭以疾獨與侍女宋道華
泛舟池上執手眷眷有人間夫婦之想爲使者
所劾帝批其奏曰男爲東家男女爲西家女皆
謫墮人世道華生於蜀中而先生乃爲閩人先

生既登第爲邵武判官日帝命召還有不相樂者奏云邵武分野炎氣方重須此人仙骨以鎮之乃止近已有詔更一紀復故處莫真君乃代先生爲侍郎者懼塵世易流又有他過則仙梯愈不可攀故遣弟子來鄭重達意宋道華者先已得歸正持寶幢立於側拜而言曰人世紛綸眞可厭苦若得再入碧落洞中望見金毛師子千秋萬歲永無閑思念也方君聞兩人語始瞿然如有所省道士及眾女皆謝去遍體汗流遂

寤蓋已三日卽召會丞尉及子孫歷道所見遂申郡乞致仕時年六十有二後不知所終云先君頃於鄉人胡霖卿處得此事亦有人作記甚詳久而失去詢諸胡氏子及婺源人皆莫知但能道其梗槩如是今追書之復有遺忘處矣

永平樓

饒州永平監樓南臨番江紹興三十二年會稽陸瀛毗陵張抑居官舍晚飲微醉同登樓凭欄立傍無侍史方縱談呼笑有婦人不知所從來

立於兩人中間亦凭欄笑曰爾兩人在此說甚事未及答已無所覩皆大驚悸急下樓後不敢

復往

郭口已說

唐氏蛇 唐氏蛇 唐氏蛇 唐氏蛇 唐氏蛇

唐信道於會稽所居治松棚畢俯見短枝出地二寸許以爲松也將拾棄之其物蠢蠢有動態拔之不出呼童發土取之則漸大凡深數尺蓋一異虵也尾細如箸其身乃麤大與人臂等至頭復甚小與尾相稱越人皆所不識予前志有

乙志十一

四

融州蛇事與此相反云

唐說

鞏固治生

方城人鞏固者以機數治生其鄰周氏素富一

旦男子相繼死但餘一老媪并十歲孫固置酒

延媪以善言誘誅之開以利害曰媪與孫介處

而挾田宅貨財自衛是開門揖盜之說也曷若

及身強健時盡貨於我我當資給媪終老育而

孫使成人若何媪大喜以賤價求售其直不能

什二固纔得之卽逐使離業而盡室徙居之徙

之日命數僧具道場慶謝至夜半大聲從井中
出旋繞滿宅到曉乃止固竟居之甫一歲虜人
犯唐州鞏氏數十口皆死其處無一得免者

漢書載三劉氏葬

劉延慶少保少孤後喪其祖卜葬於保安軍有
告之曰君家所卜宅兆山甚美而不值正穴蓋
墓師以爲不利已故隱而不言若啟墳時但取
其所立處則世世富貴矣如其言墓師汪然出
涕曰誰爲君言之業已爾無可奈何葬後不百

乙志十一

五

日吾當死君善視我家當更爲君擇吉日良時
以爲報某日可昇柩至此俟見一驢騎人卽下
窆無問何時也劉氏聞其說亦惻然但疑驢騎
人之說及葬日遷延至午乃山下小民家驢生
駒毛色甚異民負於背將以示其主遂以此時
葬焉越三月墓師果死延慶位至節度使子光
世至太傅揚國公

劉堯仁山甫說
山甫揚公子也

米張家

京師脩內司兵士闕喜以年老解軍籍爲販夫

賣果實自給其妻湯氏舊給事掖廷晚乃嫁喜
宣和二年六月喜賣瓜於東水門外汴堤叢柳
間所坐處去人居百許步柳陰尤密午暑方盛
行人不至聞木杪呼小鬼繼有應之者呼者曰
物在否應者曰在如是再三仰頭周視無所覩
懼不自安欲歸而妻饋食適至具以事語之妻
曰老人腹虛耳聵妄聞之無懼也明日復如前
又以語妻妻曰然則翼日我於此代汝汝當爲
我饋湯氏慧人也伺其時至聞應荅聲畢遽曰

旣在何不出示卽於樹間擲金數十顆銀十餘
錠黃白爛然妻四顧無人亟收寘瓜籃中未畢
而喜至驚笑曰吾不暇食矣喜見黃物形製甚
異疑不曉妻曰此裏蹠金也盡拾瓜皮與所坐
敗篋覆籃共舁以歸僅能行百步重不能勝暫
寄於張家茶肆中出募有力者挈取張氏訝其
蒼黃如許發篋見物悉以瓦礫易之喜夫婦不
復閱視及家始覺妻曰姑忍勿言明當復用前
策尙可得也泊坐樹下過時無所聞乃效其呼

小鬼亦應曰諾妻曰再以昨日之物來曰亡矣
問何故曰已煩賣瓜人送與張氏竟喜將訟于
官妻曰鬼神不我與雖訴何益不若謀諸張氏
張曰物已歸我又無證驗安得取且爾夫婦皆
老而無子多貲亦奚爲幸館于吾門隨所用錢
相給畢此一世可也喜乃止張氏由此益富徙
居城北俗呼爲米張家云

魯時說

善思之而湧金門白鼠

京師人魯時紹興十一年在臨安送所親于北

乙志十一

七

閭下忘攜錢行解衣質于庫見主人如舊熟識
者思之而未得退訪北關稅官朱子文言及之
蓋數年前所常見丐者也其人本豪民遭亂家
破與妻行乞于市使三子拾楊梅核椎取其實
以賣少子嘗見一白鼠在聚核下歸語父父戒
曰明日往捕之得而貨于禽戲者必直數百
勿失也迨旦母與偕至故處果見鼠逐之及湧
金門墻下入穴中而滅母立不去遣子歸取鉢
勵地深可二尺望鼠尾猶可見俄得一青石獨

去之下有大囊白金滿中遽奔告其父父至不敢啟亟詣府自列願以半與官而乞廂吏護取府主從其言得銀凡五千兩持所得即日鬻之買屋以居而用其錢爲子本遂成富家卽質庫主人也

時說

金尼生鬚

平江傳法尼寺何大師本章子厚家青衣也其徒曰金師亦故章妾嘗晝臥室中道人叩門入乞食金師曰院中冷落殊乏好供曰隨緣足矣

乙志十一

八

吾適到妙湛院欲少留而屍氣觸人不可入故捨而至此乃設飯延之食畢將去金師夙苦療疾常奄奄短氣漫言曰我久抱病先生還有藥見療乎曰適有一粒正可服卽同往佛殿命汲水東向吞之詢其鄉里曰我河東人骨肉甚多不肯言姓名臨去時囑曰旣服我藥用兩事爲戒切不可臨喪及送葬更十二年吾當復來遂出金師歸舍便聞食氣逆鼻兩日不食何師怒罵之曰汝從野道人喫毒草藥損污腸胃當卽

死矣強之使食纔下咽卽嘔自是竟不食久之
髭髯皆生鬢黑光潤如男子後因赴親戚家喪
齋遂思食距服藥時正十二年道人亦絕不至
金師遭虜寇之難死於兵間

何德獻說何及
見金師生髯時

陽山龍

平江府二十里間陽山龍母祠相傳其子每歲
四月必一至祠下皆取道野外吳中人多見之
唯紹興二十年獨入城章幾道僅宅後有廨院
曹雲借居之是日雷電旋繞其室曹在堂上有

乙志十一

九

物擁之向壁揭庭下松棚從空起室中箱篋皆
挈徙它處幾道與其甥何德輔備仰望見雲中
火光巨鱗赫然或僧或道士或尼或倡女雜還
其前履空躡雲爲捧迎狀越城一角而去

何德
獻說

遇仙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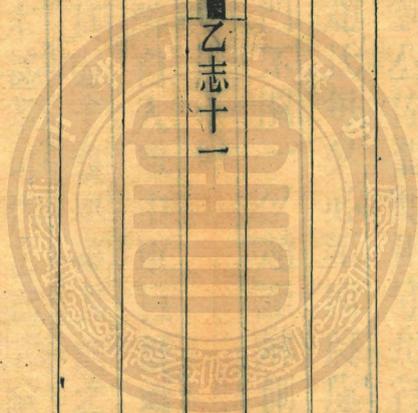
信州弋陽人吳滂字潤甫所居曰結竹村幼子
大同生而不能言手亦攣縮紹興十七年年十
一歲方秋時與里中兒戲山下有道人過問吳
潤甫家所在旁兒指曰在彼曰此子何不荅我

曰不能言道人曰然則我先爲治此疾而後往
乃摘茅一莖取其歲鍼大同兩耳下應時呼號
又連鍼其肘遽伸手執道人衣曰何爲刺我羣
兒皆驚異與俱還滂家道人入門曰君家又有
一人廢疾可昇至縣中尋吾治之且約以某日
蓋滂兄濬長子不能行四十五歲矣過期數日
乃入邑訪之無所見後滂與大同至縣見丐者
鬚髻藍縷大同指曰此是也滂以錢遺之不受
曰沽酒飲我足矣至酒肆方具杯擲去之曰此

不足一醉自入庫中取巨甕兩人不能勝者獨
挈之出其直千錢舉甕盡飲之乃去又曰君家
麻車源木甚多可伐之爲我建一樓於所居竹
間麻源者去結竹七里產大木滂如其言立樓
命曰遇仙常烹羊醢酒爲慶會自此道人不復
至大同獨時有所適或經日乃返不告家人以
其處始時身絕短小今形容偉然氣韻落落又
數年復來告曰俟爾父母捐館妻子亦謝世當
訪我於貴溪紫竹巖今滂夫婦皆死大同妻子

乙志十一

十一



華宮瑤館遊畢却返絳節回鸞翼荷殷勤三罇香醪供養我上真仙客赤靄浮空祥雲遠布是我來仙跡且頻脩同泛舸上雲秋碧書畢人問曰先生降臨何以爲驗曰赤雲滿空則吾至矣異日復至果然故詞中及之

中國人白獼猴爽哉突至醉俄而卒

朝請郎劉公佐罷衡州守舟行歸京師道中得疾其妻趙氏每夕必至所寢處視診藥餌時方盛夏馬門不關一夕趙至牀側公佐睡未覺一物如猴色正白直從寢閣衝人而出徑歷外戶跳登岸趙氏畏驚病者不敢言獨呼子總出視之物猶在岸上睚盱回顧久之始去劉生於丙申屬猴人以謂精爽逝矣至泗州而卒

李處度平仲居會稽紹興十八年被疾未甚篤州監倉方釋之與數客往省之李方燕語往來且道醫之謬忽顧曰近被旨買絲數萬兩不知其價幾何客訝語不倫俄呼虞候令傳語唐運

使且喜同官今先行相待可便治裝也又語客曰得一廨舍在天衣山中極明潔客不敢荅卽引去是夜遂卒唐君名闕其室與李相近時病廢家居聞之甚懼次日亦卒李之葬乃在天衣

山云
方子張說

夷堅乙志卷第十一

乙志十一

十一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吳且喜同官今先行相待可便治裝也陸心源校

夷堅乙志卷第十二

十一事

問曰曾聞晉

行款悉依宋本

藥谷題而真州異僧

凡不而谷代命賦

金華范茂載渭建炎三年以秀州通判權江淮

發運司幹官官舍在儀真方劇賊張遇寇淮甸

民間正驩范泊家舟中而日詣曹治事其妻張

夫人平生孰信佛教每游僧及門目所見物悉

與之不少吝郡有僧鳴饒鉞行乞于岸呼曰泗

州有箇張和尚緣化錢修外羅城張邀至舟所

僧於袖間出雕刻木人十許枚指之曰此為僧

乙志十一

伽大聖此為木又此為善財此為土地命之笑

則木人欣然啟齒面有喜色取一兒枕鼓而寢

者以與張曰此僧伽初生時像也又以藥一粒

授張戒使吞之張施以紫紗皂絹各一匹僧甫

去范君適從外來次子以告問何在曰未遠遣

人追及將折困之僧殊不動容索紙書十字者

二又書九字及徐字于下以付范即去張氏取

藥欲服而其大如彈丸不可吞乃命婢磨碎調

以湯而飲之明日僧復至問曰曾餌吾藥否以

實對僧歎咤曰何不竟吞之而碎吾藥然亦無害也後兩日賊船數百渡江而南將犯京口最後十餘船獨回泊真州殺人肆掠是時岸下舟多不可計舳艫相銜跬步不得動范氏之人無長少皆登津散走張以積病不能行與一女并妾宜奴者三人不去但默誦救苦觀世音菩薩時正月十四日也一賊登舟從蓬背撻矛入當張坐處所覆緜衾四重皆穿透及自腋下過無所損賊跳入中又舉矛刺之出兩股之間亦無

傷焉賊驚異釋仗問曰汝有何術至是曰我以產後得病故待死於此但誦佛耳安得術哉家藏金銀一小篋持以相贈幸捨我賊取之而留其衣服曰以爲買粥費去未久又一賊來持火藥罐發之欲焚其舟未及發而器墜水中亦捨去俄頃兩岸火大起延及水中范氏舟纜已斷如有牽挽者由千萬艘間無人自行出大江茫不知東西唯宜奴扶柁夷猶任所向及天明則在揚州矣范之弟茂直爲司農丞從

車駕行在即挈取之是日一家十四口數處奔
迸並集于揚不失一人方悟碎藥無害之說使
如僧言吞之當無驚散之苦矣范歸鄉因溺水
被疾而殂正年三十九葬于葵買山于徐家盡
與紙土字合僧不復見而所留木兒亦不能動
其後張夫人沉痾去體壽七十乃終其子元卿
端臣說

以四川類試中選同赴廷試未出峽舟覆于江
丘生死焉章僅得免既賜第調井研縣主簿還
至峽州得家書報其弟病死章茹哀在道兼程
而西跨羸馬倩一川兵挈囊以隨過萬州日勢
薄晚猶前行不已遂墜崖下去岸十餘丈遍體
皆傷不可起俄有虎至奮而前銜其髻欲食章
窘怖呼而言曰汝虎有靈幸聽我語吾母年八
十矣生子二人女一人往年妹婿死於水今年
弟死於家獨吾一身存將以微祿充養今汝食

我亦命也無足惜奈吾老母何虎自聞其言已
釋髻低首爲傾聽狀語畢卽捨去盤旋其傍若
有所扞禦夜過半章痛稍定睡石上夢人告曰
天欲曉可行矣覺而已明攀危木寸步而上及
登岸馬猶立不動遂乘以行告救皆在身但囊
橐爲兵携去章赴官滿秩而母亡未幾章亦卒
乃知一念起孝脫於死地專爲母故也異類知
義如此與夫落陷窞不引手而擠之下石者遠
矣可以人而不如虎乎

大散關老人

政和末張魏公自漢州與鄉人吳鼎同入京省
試徒步出大散關遇暴雨而傘爲僕先持去無
以障共趨入粉壁屋內避之敗宇穿漏殆不容
立望道左新屋數間急往造焉老父出迎客意
色甚謹縱觀客容貌舉止目不暫置二人同辭
而問曰老父豈能相乎應曰唯唯魏公先指吳
生扣之笑曰大好大好而不肯明言吳生指魏
公曰張秀才前程如何起而答曰此公骨法貴

無與比異日中原有變是其奮發之秋出將入
相爲國柱石非吾子可擬也二人皆不以爲然
會雨止卽捨之去明年魏公登科吳下第公送
之出西郊臨別謂曰君過散關時幸復訪道傍
老父吳雖不樂父言然亦欲再謁休咎及至昨
處唯粉壁故在無所謂新居者詢關下往來人
皆莫知魏公旣貴爲川陝宣撫處置使吳猶布
衣以公恩得一官竟不顯

二事皆黃
仲秉說

肇慶土偶

乙志十一

五

鄭安恭爲肇慶守有直更卒每夜半見城上亭
中火光往視之乃十餘人及小兒數輩聚博卒
有膽不懼戲伸手乞錢諸人爭與之幾得三千
以還明日驗之眞銅錢也不以語人次夕又如
是遂賂掌宿節級求專直三更所獲益富踰兩
月矣會軍資庫失錢千餘緡并銀數百兩揭榜
根捕或告云此卒近多妄費又衣服鮮明可疑
也試擒之詰其爲盜之端不能隱具以實言鄭
意必土偶爲姦乃繫卒使人部往遍索諸廟至

城隍廟中有土偶狀貌類所見者碎之腹中得銀一笏盡剖之皆然因發地凡偶人下各得數十千合此卒用過之數更無少差卽盡毀偶像其怪遂絕

安恭說

韓信首級

席中丞晉仲 曰 政和中爲長安帥因公使庫頽圯命工改築於地中得石函一其狀類玉蓋上刻韓信首級四字乃篆文也其中空無一物卽徙于高原祭而掩之朝奉郎鄭師孟說鄭與席爲姻家

乙志十一

六

江東漕屬舍

江東轉運司在建康府三屬官廨舍處其中其最北者相傳有怪前後居者多不甯隆興二年陳阜卿爲守湖州通判方釋之送女嫁其子館是舍見東窗壁間人影雜沓謂牆外行人往來不以爲異如是者終日試往就視則人物長不滿尺騎從甚盛如世之方伯威儀馳走不絕方君懼卽他徙趙善仁獨不信故往宿焉中夜聞

呼其姓名晨起求巾幘衣服皆不見乃盡懸于
梁上皇恐而出郡人言此地昔嘗爲廟云

釋之說

王晌惡識

王晌神道在京師時從妙應大師問相得兩句
偈曰姓名不過程家渡出郭猶行十里村紹興
丙子歲罷當塗守在宜興縣又從達真黃元道
求詩其末句曰巽嶺直下梅家店福祿難過丑
年春會江東提舉官呂忱中發其在宣城時事
置獄廣德軍所按無實狀獄不成移鞫徽州出

乙志十一

七

廣德南門過一嶺問其名曰巽嶺固已不樂至
渡頭客舍小憩則梅家店也矍然惡之不覺墮
淚同行士人衛博寬釋之少解命僕具酒老兵
就戶限椎鹿脯晌責其不潔兵恚曰此與建康
府不同何足校晌忿其不遜盛怒酒杯落地卽
得疾不起時丁丑年正月九日也渡曰程家渡
去廣德恰十里

孫臏說

秦昌時

秦昌時昌齡皆太師檜從子紹興二十三年昌

齡宮觀滿將赴調見達眞黃元道戒曰君壽命不甚永然最忌爲宣州官若得之切不可受受必死旣而添差甯國軍簽判不欲往具以事白其叔父叔父誚責之遂受命以九月十八日至家五日而死竟不及赴官昌時自浙東提刑來會葬聞達眞在溧陽往見之達眞曰今年葬簽判明年葬提刑吾將往會稽奉送昌時怒且懼明年十二月十二日果訪之于會稽取紙寫詩有二五相逢路再迷之語昌時曰壽止二年或

五年邪曰否二月或五月邪曰否然則但三日五日乎曰恐如是時會稽守趙士彰提舉常平高百之皆在坐密問曰提刑方四十五歲精爽如此何爲有是言曰去歲見之於溧陽神已去幹曾與約送葬壽天定數也何足訝今不過七日耳是月十八日昌時具飯召百之及其婿馮某達眞在焉昌時坐間取永嘉黃柑手自銓擇達眞隨輒食之食數顆又擘其餘擲之地昌時以情白曰叔父生朝不遠欲持以爲壽願先生

勿相苦達真嘻笑曰自家死日不管卻管他人
生日左右見其語切皆伸舌縮頸昌時不樂顧
百之及馮壻招之出自掩關作書囑虞候曰若
黃先生尋我但以睡告虞候立戶外忽聞筆墜
地入視之已什於胡牀涎塞咽中革革然其家
呼醫巫絡繹妻詹氏泣拜達真求救笑曰吾襄
歲固言之今日專來送葬命止於此雖扁鵲何
益善視之三更當去矣至時果死

成都鑷工

乙志十一

九

政和初成都有鑷工出行廛間妻獨居一鬢髻
道人來求摘髻毛先與錢二百妻謝曰工夫不
多只十金足矣曰但取之爲我耐煩可也遂就
坐先剃其左次及右旣畢回面則左方毛已茁
然又去之右邊復爾如是至再三日過午妻不
勝倦厭還其錢罷遣之夫歸具以告夫愠曰此
必鍾離先生也何爲拒之正使盡今日至明日
爲摘髻亦何所憚吾之不遇命也卽狂走于市
呼曰先生捨我何處去夜以繼日飢渴寒暑皆

不顧如是三四年徧歷外邑以至山間逢樵人
弛擔樵詰之曰汝何爲者告以故樵者曰此神
仙中人彼來尋君則可君今僕僕一生亦何益
吾雖至愚然聞得道者非積陰功至行不可僥
冀吾有秘術授君君假此輔道摩以歲月儻遂
如願戲拔茅一莖噓之則成金釵謂工曰試用
我法爲之當有濟工曰此皆幻術不足學我所
願則見先生耳樵者曰君未見其人正遇之何
以識曰詢于吾妻得其貌已圖而置諸袖中矣

樵者曰然則君三拜我我能令君見工設拜拜
起樵問曰視吾面何如曰猶適所覩耳再拜又
問至于三視之無復樵容儼然與所圖無少異
曰汝直至誠求道者汝哀號數年聲徹雲漢間
上帝亦深憐汝志故令吾委曲喚汝汝從我去
遂與俱入山中後二年還鄉別其所知而去至
今不再出

建州崇安縣武夷山境界幽絕中臨清溪盤折

九曲游者泛舟其下仰望極目道流但指言古跡所在云莫有登之者紹興初有道人至沖佑觀獨欲采入訪洞天經數月尋厯殆遍無所遇忽於山崦間得草庵有道姑屏處長眉紅頰旁無侍女問其來故謂曰洞天有名無形相傳如是吾處此久矣不見也道人曰業欲一往要當盡此身尋之時天色陰翳日已暮姑邀宿庵中道人謝曰子婦人獨居於義不可曰非有他也茲地多虎狼恐或傷君耳竟不肯入危坐於戶

外夜未久果有虎咆哮來前姑急開門呼之荅曰甯死於虎決不入少焉又增一虎嗥嘯愈甚姑又語之曰此兩黑虎性慈仁餘皆搏人不遺力君將爲齏粉矣道人守前說不爲動俄而五虎同集銜其頭足以往纔十數步擲於坡下而去體無少損遂堅坐達明姑延入坐嘉歎曰子有志如此非我所及洞天盖去此不遠然尙隔深淵淵闊十餘丈驚湍怒流但一竿竹橫其上非身生羽翼不可過亦時時有雙髻樵人往來

子試往幸而相遇當拜而問塗不然無策也既至溪流洶湧崩騰木石皆振弱竹裊裊不可著腳適逢樵者出乃前再拜樵者矍然退避曰山中野人采薪以供家安敢當此具以所欲拱白之樵始秘不言既而曰誰爲君道此曰聞諸庵中女樵怒曰多口老婆妄泄吾事令道人閉目挽其衣以行覺如騰虛空雲龍出沒湏洞兩耳間既履地乃在平岡上宮殿崔嵬金鋪玉戶一人碧冠朱履顧左右曰安得有凡氣道人趨出

稽首碧冠叱曰誰引汝來以樵者告卽遣追至前袒其背以鐵拄杖鞭之三百六十血肉分離骨破髓出道人亦戰懼碧冠曰洞天乃高仙所聚汝何人乃得輒至貰汝罪宜速回積行累功他時或可來命取水一杓飲之中有胡麻飯一顆飲水畢嚼飯咀嚙移時僅能食三之一腹已大飽碧冠笑曰汝食吾飯一粒尙不能盡豈得居此遂還至崖下見被杖者呻痛草間曰坐汝至此吾方被謫墮不知經幾百劫乃得釋汝去

矣歸塗不復見溪安步長林而足常去地寸許
回望高山深谷窅非昨境道姑與庵亦失其處
遂棲于巖石中至今猶在黃元道七八年前曾
見之云山東人也

龍泉張氏子

處州龍泉縣米鋪張氏之子十五歲嘗携鮮魚
一籃就溪邊破之魚撥刺不已刀誤傷指痛殊
甚停刀少憩忽念曰我傷一指痛如是而羣魚
刮鱗剔腮剖腹斷尾其痛可知特不能言耳盡

乙志十一

十三

棄於溪卽日入深山中依石竇以居絕不飲食
父母怪兒不歸意其墮水死明年寒食鄉人游
山者始見之身如枯腊胸瘡見骨然面目猶可
認急報其父母來欲呼以歸掉頭不顧曰我非
汝家人無急我父母泣而去後十年復往視則
肌體已復故顏色悅澤人不知所以然今居山
二十餘歲矣

四事皆黃
達真說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夷堅乙志卷第十三

十二事

行款悉依宋本

劉子文

劉總字子文紹興初爲忠州臨江今秩滿寓居鄰邑墊江縣有子曰侍老六歲矣子文忽見其乳媪旁有小兒長短與侍老相似意其與外僕私通所生者以咎其妻妻李氏癡懦不能治家然知爲妄也應曰無是事子文怒時已苦股痛常策木瓜杖卽扶妻背使出往白其母母曰兒誤聞之安得有是言子文嗟恚曰吾母尙如此

乙志十三

一

復何望歸舍以果誘侍老曰爾乳母夜與何人寢其兒爲誰侍老愕然不能對子文遽前執其手攫拏不置左右急救之猶敗面流血遂呼媪逐去之曰汝來我家數年兒亦長矣乃以姦穢自敗以吾兒故不忍治汝汝好去媪泣拜出子文目送之笑語侍人曰渠兒已相隨出門醜跡俱露而家人共蔽匿之何也眾知其將病不旬時果被疾死病中時自言我數與太守爭辯不得汝非不知何爲相守不去後其弟緯云子文

爲夔州士曹日獄有一囚在生死之間郡守欲殺之子文不强爭囚竟死則病中所見疑其祟云子文子外姑之兄也

九華天仙

紹興九年張淵道侍郎家居無錫縣南禪寺其女請大仙忽書曰九華天仙降問爲誰曰世人所謂巫山神女者是也賦惜奴嬌大曲一篇凡九闋

瑶闕瓊宮高枕巫山十二觀瞿塘千載濼濼雲濤沸異景無窮好閑吟滿酌金卮

乙志十三

二

憶前時楚襄王曾來夢中相會吾正鬢亂釵橫歛霞衣雲縷向前低揖問我仙職桃杏遍開綠草萋萋鋪地燕子來時向巫山朝朝行雨暮行雲有閑時只恁畫堂高枕

繞繞雲梯上徹青霄霞外與諸仙同飲鎮長春醉虎嘯猿吟碧桃香異風飄細希奇想人間難識這般滋味姮娥奏樂簫韶有仙音異品自然清脆過住行雲不敢飛空凝滯好是波瀾澄湛一溪香

水蓬萊景第二山染青螺縹渺人間難陟有珠

珍光照晝夜無休息仙景無極欲言時汝等何
知且修心要觀游亦非大段難易下俯浮生尙
自爭名逐利豈不省來歲擾擾兵戈起天慘雲
愁念時衰如何是使我輩終日蓬宮下淚

第四

再啟諸公百歲還如電急高名顯位瞬息

爾泛水輕漚霎那間難久立畫燭當風裏安能
久之速往茅峯割愛休名避世等功成須有上
真相引指放死求生施良藥功無比千萬記此
箇奇方第一

乙

母

食

蟠

桃

第五

方結實纍纍

翠枝交映蟠桃顆顆仙味真香美遂命雙成持
靈刀割來耳服一粒令我延年萬歲堪笑東方
便起私心盜餌使宮中仙伴遞互相尤帶無奈
雙成向王母高陳之遂指方偷了蟠桃是你

清宮

第八

紫雲絳靄高擁瑤砌曉光中無限剖

列肅整天仙隊又有殊音欲舉聲還止朝罷時
亦有清香飄世玉駕纔興高上真仙盡退有瓊
花如雪散漫飛空裏玉女金童捧丹文傳仙誨
撫諸仙早起勞卿過耳

扶桑

宮

第七

光陰奇扶

樂宮裏日月常晝風物鮮明可愛無陰晦大帝
頻鑿於瑤池朱欄外乘鳳飛教主開顏命醉寶
樂齊吹盡是瓊姿天妓每三杯須用聖母親來
揖異果名花幾千般香盈袂意欲歸卻乘鸞車
鳳翼天清宮第八顯煥明霞萬丈祥雲高布望
仙官衣帶曳曳臨香砌玉獸齊焚滿高穹盤龍
勢大帝起玉女金童遍侍奉勅宣言甚荷諸仙
厚意復回奏感恩頓首皆躬袂奏畢還宮尙依
然雲霞密竒更異非我君何聞耳歸第九吾歸

矣仙宮久離洞戶無人管之專俟吾歸欲要開
金燧千萬頻修已言訖無忘之哩囉哩此去無
由再至事冗難言爾輩須能自會汝之言還便
是如吾意大抵方寸平平無憂耳雖改易之愁
何畏詞成文不加點又大書曰吾且歸遂去明
日別有一人自稱歌曲仙曰昨夕巫山神女見
招云在君家作詞慮有不協律處令吾潤色之
及閱視但改數字而已其第三篇所云來歲擾
擾兵戈起時虜人方歸河南人以此說爲不然

明年淵道自祠官起提舉秦司茶馬度淮而北
至鄴陽虜兵大至蒼黃奔歸盡室幾不免河南
復陷考詞中之句神其知之矣

法慧燃目

紹興五年夏大旱朝廷徧禱山川祠廟不應遣
臨安守往上天竺迎靈感觀音於法惠寺建道
場滿三七日又弗應時六月過半矣苦行頭陀
潘法慧者默禱于佛乞焚右目以施卽取鐵彈
投諸火煨令通紅置眼中然香其上香焰纔起

行雲滿空大雨傾注闔境霑足法慧眼卽枯深
中洞赤望之可畏然所願旣諧殊自喜也後三
日夢白衣女子來欲借一隔珠拒不許二僧在
傍曰與伊不妨伊自令六六送還旣覺不曉所
謂至七月二十一日又夢二僧來請赴六通齋
白衣女亦至在前引導法慧問何人僧曰我等
施主也慧曰女人恐不識路師何不相引同行
僧曰他路自熟稍前進則山林蔚然百果皆熟
紛紛而墜慧就地拾果食之覺心地清涼非常

日比又俯首欲拾問女子忽回面擲一彈正中
所燃目失聲大呼而寤枯眶內已有物若鵝眼
瞻視如初漸大復舊數其再明之時恰三十六
日始悟六六送還之兆

蚌中觀音

溧水人俞集宣和中赴泰州興化尉挈家舟行
淮上多蚌蛤舟人日買以食集見必輟買放諸
江他日得一籃甚重眾欲烹食倍價償之堅不
可遂寘諸釜中忽大聲從釜起火焰相屬舟人

乙志十二

六

大恐熟視之一大蚌裂開現觀世音像于殼間
傍有竹兩竿挺挺如生菩薩相好端嚴冠衣瓔
珞及竹葉枝榦皆細真珠綴成者集令舟中人
皆誦佛悔罪而取其殼以歸傳燈錄載唐文宗
嗜蛤蜊亦觀佛像之異但此又有雙竹爲奇耳

宋旣益
謙說

盱眙道人

紹興三十年楊抑之抗爲盱眙守有道人不知

所從來能大言談人禍福或中楊敬之如神館

于郡治之東齋每招寮屬與其飲道人時時舉
目旁視類有所覩春夜過半楊之子恂婦將就
蓐恂出外喚人呼乳醫過東齋聞道人在室內
與客語及還又見其送客出隱隱有黑影自南
去固已怪之忽前揖曰尊公已出廳吾將往謁
恂曰方熟睡未起也咄曰燈燭羅陳賓客滿坐
君何以戲我恂止之不可遂還舍明日白其父
父猶謂其與異人相過戒勿輕言後半月宿直
者早起齋門已開而道人不見急尋之乃在齋
北叢竹間以帶自絞死矣始知前所見皆鬼祟
也蔣德誠天佑時爲通判親見之

牛觸倡

桂林之北二十里曰甘棠鋪紹興十六年方務

德滋爲廣西漕桂府官吏皆出迎候營妓亦集

於鋪前散詣民家憩息一黃犢逸出欄羣倡奔

避牛徑於眾中觸一人以角抵其腹於壁腸胃

皆出卽死牛發狂掣走入山里正與土兵數十

人執弓弩槍杖逐之凡兩日乃射死倡之姓名

曰甘美自後風雨陰晦之夕人皆聞其冤哭聲
歷數年方止

嚴州乞兒

嚴州東門外有丐者坐大樹下身形垢汗便穢
滿前行人過之皆掩鼻李次仲李獨疑爲異人
具衣冠往拜丐者大罵極口次仲拱立不敢去
忽笑曰吾有一詩贈君卽唱曰緣木求魚世所
希誰知木杪有魚飛乘流遇坎眾人事纔三句
復云你卻不次仲懇求末句又大罵竟不成章

乙志十二

八

明年紹興甲子歲嚴州大水郡人連坊漂溺死
者甚眾而次仲家居最高獨免其禍始悟詩意
及你卻不之語次仲說

食牛詩

秀州人盛肇居青龍鎮超果寺好食牛肉與陳
氏子友善陳嘗遣僕來約旦日會食視其簡無
有是言獨於勻碧牋紙一幅內大書曰萬物皆
心化唯牛最苦辛君看橫死者盡是食牛人肇
驚嗟久之呼其僕已不見旦而詢諸陳氏元未

嘗遣也肇懼自此不食牛

趙綱立
振甫說

海島大竹

明州有道人行乞於市持大竹一節徑三尺許血痕澹其中自云本山東商人曾泛海遇風漂墮島上登岸縱目望巨竹參天翠色欲滴歎訝其異方徘徊賞翫俄有皂衣兩人來云尋汝正急乃在此耶荅曰適從舟中來尙不知此爲何處何爲覓我皂衣不應夾捩以前滿路嘶哨如棘針而甚大刺足底絕痛不可行問其人曰牛

乙志十二

九

角也益怪之復前行至一處主者責曰汝好食牛當受苦報始大恐拜乞命曰請後不敢主者曰汝旣悔過今釋汝可歸語世人視此爲戒曰有如不信以何物爲驗主者顧左右令截竹使持歸便見兩人携大鋸趨入林中少頃而竹至鮮血盈管下流污衣云方鋸解囚未了聞呼卽至不暇滌鋸也遂持竹回舟旣還家卽棄妻子辭鄉里他適而溷迹丐中趙振甫屢見之

劉居中京師人少時隱於嵩山居山顛最深處
曰控鶴庵初與兩人同處率一兩月輒下山覓
糧登陟極艱苦往往躋攀葛藟窮日力乃至兩
人不堪其憂皆舍去獨劉居之自若凡二十年
遭亂南來紹興間嘗召入宮賜沖靜處士今廬
於豫章之東湖每爲人言昔日事云嵩山峻極
處有平地可爲田者百畝別有小山巖岫之屬
常時雲雨只在半山間大蜥蜴數百皆長三四
尺人以食就手飼之拊摩其體膩如脂一日聚

繞水盜邊各取水纜入口卽吐出已圓結如
彈丸積之于側俄頃間纍纍滿地忽震雷一聲
起彈丸皆失去明日山下人來言昨正午雨雹
大作乃知蜥蜴所爲者此也又聞石壁間老人
讀書逼而聽之寂然旣退復爾其後石壁摧得
異書甚多陰陽方技修真黃白之學無所不有
旣下山獨取其首尾全者數十篇餘悉焚之又
嘗聞異香滿室經日乃散不知所從來也劉生

於元豐七年甲子歲

黃蘗龍

黃蘗寺在福州南六十里山上有龍潭從崖石間成一穴直下無底潭口闊可五尺寺僧曰此福德龍也常時行雨歸多聞音樂迎導之聲或於雲霧中隱隱見盤花對引其前者泉州僧慶老聞而悅之與輩流數人至潭畔焚香默禱且誦白傘蓋真言願覩其狀先取楮鏹投水中卽有物自下引之倏然而沒固已駭之矣時方自晝黑雲如扇起頃之滿空對面不相識徐徐稍開一物起潭中類蓮華而莖柄皆赤色繼有兩眼如日輝采射人突起其上諸僧怖懼急奔走下山雷霆已隨其後移時乃止

慶老詩

慶老字龜年能爲詩初見李漢老參政投贄有共看栖樹鴉之句大奇之以爲得章蘇州風味所居北山下山頂有橫石如舟自稱舟峰漢老更之曰石帆庵爲賦詩曰鶉作衣裳鐵作肝老將身事付寒巖諸天香積猶多供百鳥山花已

罷嚼定起水沉和月冷詩成冰彩敵雲緘山頭
畫舸誰安檝我欲看公使石帆又嘗訪之不值
留詩曰惠遠過溪應送陸玉川入寺不逢曦夕
陽半嶺鴉栖樹拄杖尋山步步遲其後慶老死
漢老作文祭之曰今洪覺範古湯惠休亦嘗從
佛日宗杲參禪杲不印可曰正如水滴石一點
入不得蓋以言語爲之崇云泉州報恩寺慶書
記亦能詩漢老稱賞其一聯云人從曉月殘邊
去路入雲山瘦處行以爲可入圖畫

乙志十二

蔣山蛇

泉州都監王貴說紹興初張循王駐軍建康裨
校苗團練至蔣山下踏營地中塗無故馬驚怪
之見大蛇在桑間以身繞樹樹爲之傾伸首入
井中飲水苗不敢復進策馬欲還循王之子十
四機宜者適領五十騎在後苗呼曰前有異物
驚人宜速還機宜年少壯勇且恃眾加鞭獨前
問知其故卽引弓射之不中又射之正中桑木
蛇回首著樹杪張口向人吐氣如黑霧人馬皆

辟易百餘步面目無色不三月間苗張及從騎

盡死

右四事王嘉叟說

夷堅乙志卷第十三

乙志十三

十三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夷堅乙志卷第十四

十三事

行款悉依宋本

筍毒

鄉人聶邦用嘗游薦福寺就竹林燒筍兩根食之歸而腹中憤悶遇痛作時殆不可忍如是五年瘦悴骨立但誦觀世音名以祈助其弟惠璉爲僧在永甯寺邦用所居曰麗池去郡三十里每入城必宿于璉公房夢人告曰君明日出寺門遇貨偏僻藥者往問之當能療君疾疾若愈明年當及第然須彌勒下世乃可邦用覺以夢

乙志十四

一

語璉歎異之晝出寺門外果遇賣藥者見之卽曰君病甚異當因食筍所致蓋蛇方交合遺精入筍中君不察而食之蛇胎入腹今已孕矣幸其未開目可以取儻更旬日蛇目開必食盡五藏乃出雖我不能救也乃取藥二錢匕使以酒服之藥入未幾洞瀉穢惡斗餘一蛇如指大蟠結糞中雙目尙閉不啟邦用以疾平爲喜獨疑及第之說時郡中以永甯爲試闈逮秋試邦用列坐正在彌勒院牌下果登科

何子應麒爲江東提刑隆興二年十月行部至建康入茅山謁張達道先生聞劉蓑衣者亦隱山中常時不與士大夫接望導從且至則急上山椒避之子應盡屏吏卒但以虞候一人自隨杖策訪焉劉問爲誰以閑人對劉呼與連坐指其額曰太平宰相張天覺四海閑人呂洞賓子應乃天覺外孫驚其言起曰張丞相麒外祖也先生何以知之劉曰以君骨法頗類偶言之耳

乙志十四

一

吾與丞相甚熟君還至觀中視向年留題可知也子應請其術笑曰本無所解然亦有甚難理會處君也只曉此又從扣養生之要復曰有甚難理會處竟不肯明言子應辭去且問所需曰此中一物不關吾乃陝西人好食麵能爲致此足矣明年若無事時幸再過我子應去數步回顧則已登山其行如飛迨反觀中求張公題字蓋紹聖間到山所書也乃買麵數斗遣道僕送與之子應還鄱陽爲予言次年春復往建康欲

再訪之及當塗而卒所謂明年若無事者豈非知其死乎

浙東憲司雷

浙東提刑公廨堂屋之南隔舍五間謝誠甫

祖信

居官時其弟充甫處之夏日暴雨雷霆洊至如在窗几間充甫正衣危坐靜以觀之聞梁木砉然有聲未及趨避已折矣籠篋之屬元在東壁下暨雷雨止則已徙于西邊位置高下一無所改方震時蓋未嘗見室中有人也

何德獻說

乙志十四

三

常州解元

紹興十年常州秋試有術士言今歲解元姓名字中須帶草木口聞者皆謂人名姓犯此三者固多豈不或中及榜出乃李薦爲首薦字信可姓中有木名中有草字中有口餘人皆不盡然

振濟勝佛事

湯致遠樞密鎮江金壇人爲人剛褊居官居鄉皆寡合鄉人以故多憚與還往其子廷直先卒兩孫皆粹謹能反乃祖所行族黨翕然稱之隆

興二年湯公薨數月後見夢于長孫曰我生時無大過死後不落惡趣不須營功果但歲方苦饑能發廩出穀以振民遠勝作佛事於吾亦有賴也是夕里中人多夢湯至其言皆同長孫卽持米五百斛與金壇宰使拯救餓者且盡又以三百斛繼之

袁仲誠說

王俊明

蜀人王俊明洞知未來之數雖瞽兩目而能說天星災祥宣和初在京師謂人曰汴都王氣盡

乙志十四

四

矣君夜以盆水直氏房下望之皆無一星照臨汴分野者更於宣德門外密掘地二尺試取一塊土嗅之躁枯索寞非復有生氣天星不照地脉又絕而爲萬乘所都可乎卽投甌上書乞移都洛陽時中國無事大臣交言其狂妄有旨逐出府界寓于鄭許間靖康改元頗思其言命所在津遣召入禁中詢之猶理前說曰及今改圖尙爲不晚仙井人虞齊年時爲太常博士俊明告之曰國事不堪說唯蜀爲福地不受兵君宜

西歸勿以家試禍虞曰先生當何如曰吾命盡今年必死於此但恨死時妻子皆不見耳虞雅信其言亟謁鄉相何文績求去得成都倅京城將陷之日有旨遣四衛士輿轎急召俊明至宮門聞胡人已登城委之而去匍匐下車莫知其所往疑擠于溝壑矣其家行哭尋之數日竟不見遂以去家之日爲死日云

虞并甫說

南禪鍾神

紹興八年十一月常州無錫縣南禪寺寓客馬

乙志十四

五

氏居鍾樓下其婦產子焉數日後一妾無故什地起作神語斥其褻汚曰速徙出不爾且有禍前日爨下食器破乃我爲之汝誤咎婢子矣馬氏謂爲妖厲呼僧誦首楞嚴呪祛逐之厲聲曰我伽藍正神主鍾者也安得見迫此鍾本陳氏女子所鑄今百餘年吾守護甚謹凡寺以鍾聲爲號令每鳴時天龍畢集而今接官亦叩擊吾以首代受之不勝痛盍爲語寺僧別造小鍾遇上官至則擊之脫不我信當以未來三事爲

驗自此信宿有倡女來設供繼有商人劉順施
利竿又旬日宣州僧日智道者來設大水陸三
會智公乃十地位中人以大慈悲作布施事宜
加敬禮語訖寂然馬氏懼卽遷居所謂三事者
皆如其說

縣人邊知
常作記

洪粹中

樂平士人洪游字粹中爲人俊爽秀發然好以
語言立譏議嘗作山居賦純用俗語綴緝凡里
巷短長無不備紀曲盡一鄉之事獨與族兄樸

乙志十四

六

友善政和八年登第未得祿而卒無子凡喪葬
之費皆出於樸後數年樸與醫者葉君禮夜坐
葉先寢樸忽起與人相揖便延坐交語家人竊
聽之樸中聲也愀然曰思君如昨願一見道舊
謝送死之恩而屢至門皆爲闈者所阻今隨令
兄七承事自周原來

七承事
葬處也

故得入念臨終時

非吾兄高義朽骨委溝壑矣始死了不自覺但
見吏卒來云迎赴官卽隨以往今在冥中判一

局絕優游無事特苦境界黑暗冥漠愁人雖爲

官百年不若居人間一日也冥吏與我言生當爲大官正坐口業妄說人過故一切折除今悔之無及矣生時所爲文一編在十二郎處煩兄明旦乘其未起往取之祇在渠箱中替子上撲恍忽間不憶其已死喚人點茶遂不見時燈火雖設無復光焰葉醫驚問之始悟明日往十二郎家得其書粹中夙與妻不睦後再適葉氏亦時時來附語葉生詰之曰平生聞洪粹中博學若果是可誦周禮卽應聲高讀首尾不差一字

十二郎其姪也

魚陂癘鬼

族人洪洋自樂平還所居日已暮二僕荷轎一僕負擔必欲以中夜至家邑之南四十里曰吳口市又五里曰魚陂曠到彼時已三更微有月明聞大聲發山間如巨木數十本摧折者其響漸近洋謂爲虎而虎聲亦不至是心知其異矣亟下車與僕謀所避處將復還吳口已不可欲

前行則去人居尙遠進退無策望道左小澗無

水可以做匿卽趨而下其物已在前立身長可
三丈從頂至踵皆燈也二轎僕震怖殆死擔僕
竄入轎中屏息洋素持觀音大悲呪急誦之且
數百遍物植立不動洋亦喪膽什地然誦呪不
輟物稍退步相去差遠呼曰我去矣徑往販下
一里許入小民家遂不見洋歸而病一年乃愈
擔僕亦然二轎僕皆死後訪販下民家闔門五
六口咸死於疫始知異物蓋癘鬼云

全師穢跡

乙志十四

八

樂平人許吉先家于九墩市後買大僧程氏宅
以居居數年鬼瞰其室或時形見自言我黃三
江興也同爲賈客販絲帛皆終于是今當與君
共此屋初亦未爲怪旣而入其子房中本夫婦
夜卧如常時至明則兩髮相結移置別舍矣方
食稻飯忽變爲麥方食早穀飯忽變爲晚米或
賓客對席且食且化皆懼而捨去吉先招迎術
士作法祛逐延道流醮謝祀神禱請略不効所
居側鳳林寺僧全師者能持穢跡呪欲召之時

子婦已病鬼告之曰聞汝家將使全師治我穢
跡金剛雖有千手千眼但解於大齋供時多攫
酸餽耳安能害我僧既受請先於寺舍結壇誦
呪七日夜將畢鬼又語婦曰禿頭子果來吾且
謹避之然不過數月久當復來何足畏吾未嘗
爲汝家禍苟知如是悔不早作計也僧至命一
童子立室中觀伺謂之開光見大神持戈戟幡
旗沓沓而入一神捧巨纛題其上曰穢跡神兵
周行百匝鬼趨伏婦牀下神去乃出其頭比先

時倏大數倍俄爲人擒擲以行僧曰當更於病
者牀後見兩物始眞去耳明日牀後大櫃旁涌
出牛角一雙良久而沒自是遂絕不至凡爲厲
自春及秋乃歇許氏爲之蕭然

三事洪
緜說

結竹村鬼

弋陽縣結竹村吳慶長遣僕夜守田中稻有操
鎌竊刈之者持挺逐之不獲明夜復然旦而視
其稻蓋自若也僕素有膽氣自謀曰挺短無及
事當以長槍爲備至夜果來見人出則走僕大

步追擊椿以槍遂執之秉火而視乃故杉木一
截取卧于牀下明日將焚之以語里巫師巫師
曰是能變化全而焚之不可卽碎爲片片置小
缶和湯煮之薪火方熾臭不可忍聞三缶中號
叫哀泣曰幸赦我我不敢復擾君苟爲不然必
從巫師索命僕爲破缶擲諸原果不復至

新淦驛中詞

倪巨濟次子治爲洪州新建尉請告送其妻歸
甯還至新淦境遣行前者占一驛及至欲入遙

乙志十四

十

聞其中人語遍而聽之謔笑自如而外間略無
僕從將詢爲何人而不得入門窺之聲在堂上
暨入堂上則又在房中冶疑懼亟走出徧訪驛
外居民一人云嘗遣小童來借筆硯去未見其
出也乃與健僕排闥直入見西房壁間題小詞
云霜風摧蘭銀屏生曉寒淡掃眉山臉紅殷瀟
湘浦芙蓉灣相思數聲哀歎畫樓尊酒閑墨色
尙濕筆硯在地曾無人跡倪氏不敢宿而去

椿

年說

事

趙清憲丞相挺之侍父官北京時病利踰月而死沐浴更衣將就木忽有京師遞角至發之無文書但得侯家利藥一帖以爲神助卽扶口灌之少頃復蘇遽遣人入京扣奏邸吏蓋其家一子苦泄利買藥欲服誤以入郵筒中也又嘗病黃疸勢已殆有嫗負小盞至門家人問所貨何物曰善烙黃呼使視之發盞取鐵匕燒熟上下熨烙數處黃色應手退翌日脫然後爲徐州通

判罷官將行又以利疾委頓素與梁道人相善其日忽至問所苦曰無傷也命取水一椀置椀上端坐呪之須臾水躍起如沸湯持以飲趙公卽時痛止公心念無以報但嘗接高麗使者得銀盃一欲以贈之未及言道人笑曰高麗銀與銅何異不須得長揖而出追之不復見東坡集中有贈梁道人詩曰采藥壺公處處過笑看金狄手摩娑老人大父識君久造物小兒如子何寒盡山中無麻日雨斜江上一漁蓑神仙護短

多官府未厭人間醉踏歌卽此翁也

大名倉鬼

王履道左丞政和初監大名府崇甯倉門官舍在大門之內一夕守衛吏士數十人同時叫呼聲徹于外左丞披衣驚起一卒白云有怪物甚可怖公勿出乃伏屏間覘之一大鬼跨倉門而坐足垂至地振膝自得屋瓦皆動搖少焉闕步跨出外入李秀才家而滅李生卽時死

邢大將

乙志十四

十一

邢大將者保州人居近塞以不仁起富積微勞得軍大將嘗以寒食日率家人上冢祀畢飲酒見小白鼠出入松栢間相與逐之鼠見人至首帖地不動遂取以歸鼠身毛皆白而眼足頰紅可愛邢捧置馬上及家卽走不復見卽日百怪畢出釜鬲兩兩相抱持而行器皿易位猫犬作人言不可訶叱邢寢榻旁壁土脫落寸許突出小人面如土木偶又五日已長大成一胡人頭

長鬣鬚髻殊可憎惡語音與生人不少異且索

酒內邢不敢拒隨所需卽與之稍緩輒怒一家
長少服事之唯謹凡一歲邢死諸恠皆不見事
嘉叟說

夷堅乙志卷之十四

乙志十四

十三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夷堅乙志卷第十五

十四事

行款悉依宋本

董染工

鄉里洪源董氏子家本染工獨好羅取飛禽得而被其腦串以竹歸則焚稻稈叢茆炳其毛羽淨盡乃持貨之平生所殺不可計老而得奇疾徧體生麤皮鱗皴如樹遇其苛癢時非復肥搔可濟但取茅稈以燎四體則移時乃定繼又苦頭痛不服藥每痛甚輒令人以片竹擊腦數十下始稍止人以爲殺生之報如是三年日一償

乙志十五

此苦然後死

臨川巫

臨川有巫所事神曰木平三郎專爲人逐捕鬼魅靈驗章著遠近趨向之自以與鬼爲仇敵慮其能害已日日戒家人云如外人訪我不以親疎長少但悉以不在家先告之然後自我里中入方耕田見兩客負戴行支徑中褰裳跼步若有礙其前者耕者曰何爲乃爾曰水深路滑沮

洳滿徑急欲前進而不可耕者笑曰平地無水

安得有是言兩客悟謝曰眼花昏妄賴君指迷也欣然直前曾不留礙徑至巫門自稱建州某官人頃爲祟所撓得法師救護今遣我齋新茶來致謝家人喜引之入勞苦尉藉始以告巫巫問何在曰已入矣大驚曰常戒汝云何今無及矣使出詢其人無所見巫知必死正付囑後事忽如人擊其背卽踏于地涎凝喉中頃之死

李德遠說

上猶道人

鄉人董璞宣和四年爲南安軍上猶丞有道人

乙志十五

一

從嶺外來長六尺餘云將自此朝南嶽且言有戲術董爲置酒召客而使至前陳其伎獨携無底竹畚一枚泥滿其中庭下觀者數百道人令自取泥如豆納口內人人詢之欲得作何物或果實或穀饌或飴蜜不以時節土地所應有皆以其意言道人仰空吸氣呵入人口中各隨所須而變戒令勿嚼勿嚙可再易他物於是方爲肉者能成果爲果者能成肉于變萬化無有窮極而一丸泥自若也董氏子弟或不信遣鄉僕

胡滿出戒之曰汝亦說一物正使誠然姑應曰
不是試觀其何以處僕含泥呼曰欲櫻桃道人
呵問之曰非也再三問皆然笑曰汝欲戲我耶
吾將苦汝又呵氣入之則爲大蒜辛臭達于外
僕猶執爲未然道人徧告衆曰此人見侮已甚
當令諸君皆聞之指其口曰大糞出應聲問穢
氣充塞徹于庭上僕急吐出取水濯漱良久尚
有餘臭觀者大笑益敬之道人亦求去與之錢
不受獨索酒飲數升遂去竟不知爲何許人何

乙志十五

三

姓氏也董外孫洪應賢

邢直

從在官下親覩其

異應賢

說

齊大矣益勉之益人亦求去與之錢

王錫文在京師見一人推小車車上有甕其外

諸般染鋪

架土掛雜色縐十

爲花門立小榜曰諸般染鋪架土掛雜色縐十

數條人窺其甕但貯濁汁斗許或授以尺絹曰

欲染青受而投之少頃取出則成青絹矣又以

尺紗欲染茜亦投于中及取出成茜紗矣他或

黃或赤或黑或白以丹爲碧以紫爲絳從所求

黃或赤或黑或白以丹爲碧以紫爲絳從所求

索應之如響而斗水未嘗竭視所染色皆明潔
精好如練肆經日所爲者竟無人能測其何術

趙善廣

趙敦本

不韋

紹興二十九年爲臨安通判其子

善廣在侍傍夢人持符追之曰府主喚廣辭不
肯行曰吾父與府公共事吾知子弟職耳何爲
喚我持符者掙之以行廣問當以何服見曰具
公裳可也旣至公府庭下侍衛峻整威容凜凜
可畏主者据案怒色曰趙善佐汝前生何以敢

乙志十五

四

殺孕婦廣拜而對曰某名善廣非佐也主者顧
追吏曰此豈小事而誤追人邪命掙送獄而釋
廣廣還至家但見眼界正黑不能得其身自念
平生誦法華經今不見何邪忽覺所誦經在手
光燄煥然已身乃卧床上投以入遂寤家人蓋
不覺也後七年爲饒州司戶乃卒

宣城寃夢

李南金客於宣州與一倡善紹興十八年秦棣
爲郡守合樂會客李微服窺之以手招所善倡

與語秦適望見大怒械送于獄將案致其罪同
獄有重囚四人坐劫富民財拘繫吏受民賄欲
納諸大辟鍛鍊彌月求其所以死而未能得南
金素善訟爲吏畫策命取具案及條令反覆尋
索且代吏作問目以次推訊囚囚不得有所言
獄具皆杖死吏果得厚賂卽爲南金作道地引
贖出後二年南金歸樂平與其叔師尹往德興
謁經界官王昂宿于香屯客邸夜中驚麗叔呼
之不應撼之數十但喉中介介作聲叔走出喚

鄰室人并力叫呼良久乃醒起坐謂叔曰惡事
眞不可作曩者救急爲之今不敢有隱始盡說
前事云適夢身在宣城逢四人於路挽衣見苦
曰汝無狀用計殺我我本不負汝命今當相償
死便取大鐵盆覆我故不能出聲非叔見救眞
以麗死矣又十年竟遇蛇妖以卒

洪敘說

蘇大報

馬妾寃

其末其初以淚而末論書南

蜀婦人常氏者先嫁潭州益陽楚椿卿與嬖妾
馬氏以妬寵相嫉乘楚生出箠殺之楚生仕至

縣令死常氏更嫁鄱陽程選乾道二年二月就
暮三日而子不下白晝見馬妾持杖鞭其腹程
呼天慶觀道士徐仲時呪治且飲以法水遂生
一女卽不育而妾恠愈甚常氏日夜呼晷告其
天曰鬼以其死時杖杖我我不勝痛語之曰我
本不殺汝乃某婢用杖過當誤盡汝命耳鬼曰
皆出主母意尚何言程又呼道士道士敕神將
追捕之鬼謂神將吾負至寃以死法師雖尊柰
我理直何旁人皆見常氏在牀與人辨析良苦

乙志十五

十六

道士念終不可致法乃開以善言許多誦經呪
爲冥助鬼領首卽捨去越五日復出曰經呪之
力但能資我受生而殺人償命固不可免常氏
曰如是吾必死雖悔之無可柰何然此妾亡時
有釵珥衣服其直百千今當悉酬之免爲他生
之禍呼問之曰汝欲銅錢耶紙錢邪笑曰我鬼
非人安用銅錢乃買寓錐百束祝焚之煙絕而
常氏殂時三月六日也

樂平縣何衝里皆程氏所居其北有田一塢數
十百頃紹興十四年夏五月積雨方霽日正中
無雲田水如爲物所捲悉聚爲一直西行至杉
木墩而止其高三四丈初無隄防了不汎決里
南程伯高家相去可三百步井水忽溢起亦高
數丈天矯如長虹震響如霹靂北行穿程聰家
墻又毀樓西北角而過村民遙望有物兩角似
羊踊躍其中與青衣童數人徑赴墩側田水趨
迎之相扞鬪且前且卻凡十刻乃解北水各散
歸田與未鬪時不少減南水亦循舊路入井中
是日滿村洶洶疑有水災旣而無他事伯高者
本以富雄其里自是浸衰未幾遂死今田疇皆
爲他人有而聰亦與弟訟分財數年始定然則
非吉祥也

本縣而北京師酒肆

廉布宣仲孫憐肖之在太學遇元夕與同舍生
三人告假出游窮觀極覽眼飽足倦然心中拳
拳未嘗不在婦人也夜四鼓街上行人寥落獨

見一騎來騶導數輩近而覘之美好女子也遂隨以行欲迹其所向俄至曲巷酒肆下馬入買酒獨酌時時與導者笑語三子者亦入相對据案索酒情不能自制遙呼婦人曰欲相伴坐如何卽應曰可皆欣然趨就之且推肖之與接膝意爲名倡也婦人以巾蒙首不盡覩其貌客戲發之乃一大面惡鬼殊可驚怖合聲大呼曰有鬼酒家奴出視則寂無一物唾其妄具以所遇告奴曰但見三秀才入肆安得有此三子戰栗

乙志十五

八

通昔至曉乃敢歸

桂真官

會稽人桂百祥能役使六甲六丁以持正法著

名稱爲真官先是吳松江長橋下每潮來多損

舟楫相傳云龍性惡所致縣人共雇一僦齋訴

牒請於桂桂曰若用我法當具章上奏則此龍

必死事體至大吾所不忍姑爲其易者乃判狀

授僦戒曰汝歸持往尋常覆舟處語之曰桂真

官問江龍何爲輒害人宜速改過自新脫或再

犯當飛章上天捕治行法矣此人持歸報父老
別募一漁者使伺潮將至從第四橋出白之漁
者迎投判牘具告桂語瞬息間潮頭正及其處
卽滔滔而返自是不復爲害

二事趙公
懋元功說

大孤山龍

陳晦叔

輝

爲江西漕出按部舟行過吳城廟下

登岸謁禮不敬至晚有風濤之變雙桅皆折百
計救護僅能達岸明日發南康舩人白當以猪
賽廟晦叔曰觀昨日如此敢愛一豕乎使如其

乙志十五

九

請以祀而心殊不平舩纜離岸則風引之回開
闔四五自且至日中乃能行又明日抵大孤山
舩人復有請晦叔怒曰連日食吾猪龍亦合飽
鼓棹北行不顧纜數里天地斗暗雷電風雨摠
至對面不辨色白波連空巨龍出水上高與檣
齊其大塞江口吐猛火赫然照人百靈祕怪奇
形異狀環繞前後不可勝數舟中人知命在頃
刻各以衣帶相纏結冀溺死後屍易尋覓殿前
司揀兵將官牛信從吏在別舫最懼俯伏板上

見一人白髮不巾當頂櫛小髻謂曰無恐不干汝事晦叔具衣冠拜伏請罪多以佛經許之龍稍稍相遠遂沒不見瞑色亦開篙工怖定再理楫覺其處非是蓋逆流而上在大孤之南四十里矣初未嘗覺也

南昌宰馮義叔說

皇甫自牧

皇甫自牧罷融州通判赴調由長沙泛江六月劇暑自牧在舟中與同行者皆袒裼不冠履以象戲遣日忽博局傾側以爲適然對弈不輟舟

乙志十五

十

師之妻大呼曰急焚香龍入舩矣驚顧見一物繳繞超出水面正當馬門壓焉舟低七八尺腥涎流液滿中鱗大如盆其光可鑒自牧惶遽穿靴着衣百拜禱請舟且平沉龍忽躍入水其響如崩屋聲激巨浪數四而波平舟已遠矣自牧至梧州守而卒

王更叟說其姻家也

燕人程師回旣歸國爲江西大將紹興十二年

朝廷遣還北方舟行過大孤山下舟人白凡舟

過此者不得作樂及煎油或犯之菩薩必怒師
回曰菩薩爲誰不肯言逼之再三乃以龍告師
回嘻笑曰是何敢然龍居水中吾不能制其所
爲吾在舟中龍安能制我命其徒擊鼓吹笛奏
蕃樂燒油燂魚香達于外自取胡牀坐舩背陳
弓矢劍戟其旁舟人皆相顧拊膺長歎曰吾曹
爲此胡所累命盡今日矣柰何時天氣清明風
忽暴起暄霧四合震霆一聲有物在煙波間兩
目如金盤相去僅數十步睨舩欲進威容甚猛
師回曰所謂菩薩者乃爾邪引弓射之正中一
目其物卻退睭盱入水中未幾風浪亦息安流
而去人皆服其勇江行人相傳以烹油爲戒云
蛟螭之屬聞油香則出多騰入舟舟必覆或至
於穿決隄岸乃去師回所射蓋是物也

徐偃病忘

其狀華遠

婺州永康人徐偃字彥思素以能文爲州里推
重鄉人欲爲父祖立銘碣必往求之平生無時
頃輟讀書後仕至建州通判歸暮年忽病忘世

間百物皆不能辨與賓客故舊對面不相識甚
至於妻孥在前亦如路人方食肉不知其爲肉
飲酒不知其爲酒飢渴寒暑晝夜之變一切盡
然手亦不能作一字閱三年乃卒蓋苦學精思
喪其良心云

喻良能說

夷堅乙志卷第十五

乙志十五

七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夷其良心云

喻良能說

然手亦不能作一字閱三年乃卒蓋苦學精思

於手亦不能作一字閱三年乃卒蓋苦學精思

於手亦不能作一字閱三年乃卒蓋苦學精思

於手亦不能作一字閱三年乃卒蓋苦學精思

於手亦不能作一字閱三年乃卒蓋苦學精思

